



麦收忆往昔

■何建康

“五一”节后，偶回老家。坐在周口至扶沟的高铁上，望着广袤原野上原本油绿的麦田，被淡白光亮的新发麦芒渐渐掩去，想着新一季麦子又将成熟收割，儿时收麦的场景和现时对麦收的感悟，油然而回心头。

依稀记得，我十来岁时，就开始帮家里大人收麦子了。那时候是大集体，生产队会在麦子开镰前一天，通知各家社员做好准备。各家各户便开始磨镰、磨铲子，找遮阳草帽、擦汗毛巾，找装凉开水的输液瓶子。

开镰当天，天还蒙蒙亮，大人们就陆续下地了。我家在扶沟县城，我是吃商品粮的市民，本没有收麦任务，但我随爷奶、叔婶生活，每到学校放假，也随他们到麦田里，帮着收麦，挣点工分。县城四关农民的麦田，都分布在县城四周。东风大队三、四生产队的麦田，在县城东农牧场的场部北面，距县城约八里地，又没有交通工具，完全靠步行，还要拉上架子车，所以下地干活都要起早。

麦子开镰的时候，全生产队的男女劳力都要参加割麦。割麦任务是按照每人每天的工分多少分配的。你要是每天八分，就分给你十六垧麦子，从地头割到地尾，早割完早歇着。但麦茬必须短而平，生产队有专人检查，麦茬高了要扣工分。

分配割麦任务是有讲究的。多数人都愿意割长得比较稠密整齐的麦子，割着方便又带劲；那些零乱倒伏的麦子，抓不起来、割不上劲，越割心越烦，越割越没劲，影响情绪不说，还费力气。

割麦子虽然很晒很累，但也时有趣事发生。有时候猛然间发现一棵豌豆秧缠在麦子上，上面还有几个尚未成熟的豌豆荚，便不声不响地摘下来放到嘴里，清甜的滋味在舌尖散开，那叫一个

甜呀，比樱桃还好吃！又猛然间发现一棵马泡秧拖得好长，上面有几个发黄的马泡蛋已散发出淡淡的清香，偷偷地摘下来放到嘴里，那叫一个香呀，比街头卖的王海甜瓜还香甜！再猛然间，一只野兔从麦地里钻出来，惊得正在埋头割麦的人们都借机直起腰来，大声地惊呼着，有的随手捡起土坷垃去砸，有的顺手抛出手中的镰刀去掷，一只狗也拼命地去追。怎奈那灵动的野兔，在麦地里东蹿西跳，终是未能被人们和狗捉到，侥幸逃命，却惹得麦田里好一阵欢闹。又或者猛然间一回头，发现自己已领先别人好多，那便是一种骄傲和兴奋。直到割完地头最后一把麦子，扬起双臂，忘情地呼喊一声：“我割完啦！”劳动带来的成就感，实在难以言表。

到了中午，上午分配的麦子都割完了。找个树荫凉快的地方，先磨镰，后吃饭，边吃边歇着。由于离家较远，大家都是早上捎上饭在地里吃。那时候的午饭简单得很：一般条件的家庭，就是几个馍、几瓣糖蒜、几块豆糝、几根腌蒜薹，或两个生洋葱；条件稍次的家庭，就是两个馍和两个生蒜头；条件稍好的家庭，也有将收麦前闺女来娘家“瞧麦梢黄”时带来的啤酒、变蛋、咸鸭蛋、西红柿拿到地里享用的。干活和吃饭的时候，喝水是少不了的，有的是从家里用罐子或瓶子带来的温开水，有的干脆就喝地里的井水或河水。偶尔还能碰上卖冰糕的，五分钱买一块，也能短暂驱散劳作的疲惫。

午后劳作重新分工：女劳力继续留在田间割麦，男劳力负责将割好的麦子装车运往麦场，我们这些“半劳力”（学生和小孩），则专门负责搂麦、拾麦、遛麦。遛麦是麦收中不可或缺的细致活儿——手持木耙穿梭在麦垄间，将散落的麦穗、

秸秆仔细归拢成堆，弯腰俯身细细捡拾，不让一粒麦子白白遗失在地里。这既是为大人分担辛劳，也是从小养成珍惜粮食的好习惯。夕阳西沉，地里的麦子全部运抵麦场后，队长才宣布放工。等大家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，早已是满天繁星闪烁。

接下来半个多月，全队社员披星戴月、夜以继日地忙碌：割麦、拉麦、打麦、扬场、晾晒，“三夏”农事一环接一环。直到公粮足额上缴，麦田翻耕整地，转入秋种秋管，大伙儿才能稍稍松口气。那段艰苦岁月，双手磨出层层厚茧，汗水无数次浸透衣衫，让我真切懂得了粮食不会凭空而来，每粒麦子都浸透着劳动者的辛勤汗水。

如今再看扶沟麦收，早已是全新模样。全县百万亩麦田里，联合收割机在金色麦浪中穿梭轰鸣，收割、脱粒、装袋一气呵成。昔日需要十天半月的麦收工作，如今短短数日就能高效完成。秸秆打捆机紧跟其后，将麦秆回收、变废为宝；运输车辆往来穿梭，金黄麦粒直接装车归仓。全程机械化作业，让昔日繁重的人工劳作成为历史。即便如此，遛麦的传统依旧在扶沟乡间延续。大型农机驶过之后，乡亲们依旧会拿着木耙、掂着篮子，细细地捡拾散落的麦穗，用心守护每一份来之不易的丰收成果。

从弯腰挥镰到机械轰鸣，从肩拉人扛到智能高效，扶沟麦收的巨大变迁，既是农耕文明的时代进步，更是劳动精神的代代传承。劳动者最值得歌颂，无论是过去肩挑手割的艰辛岁月，还是如今科技赋能的便捷时代，不变的是对土地的敬畏、对劳动的尊崇。珍惜粮食，就是尊重劳动、致敬耕耘。愿我们永远铭记劳动的荣光，传承勤俭节约的美德，用心守护每一份丰收。

